

新民晚报 星期天夜光杯 / 夜光杯

器是个很有意思的字,上下四个口,看着就是挤挤挨挨的一堆,中间一个“犬”,本义是说有很多东西,用狗看着。器皿,器物,器械,器官,说的都是有形之物,从人自身,到人所制造,器真是无处不在,离开了器,大概是不行的,于是,器又有了延伸意,器量,器重,有形之物的器成了度量、才能的衡量,更有晚成之大器的高度赞美。器官构成人的肉身,器皿乃人生活之必须,可谓无器不人生。

现在是物质丰沛甚至过剩的时代,虽然地球的资源其实已经透支,但人已经不那么习惯忧虑了,只管近乐,火热达达滚沸的生活在滚沸着,器物之繁盛乃常景,必备之外,真假古董的、设计时尚的、材质各异的、大小不一的……虽不一定赶得上宫廷之奢靡,也实在不乏泱泱之势。厂家工坊、实体店、路边小摊,甚至公路边绿化带里也会摆出一溜的粗糙版景德镇,家居公寓、饭店宾馆、商场会所,各种楼堂馆所,无论西式中式禅意田园和农家院落,当然器是必须,但器盛乃至器剩也是不争之实,博物馆自然不在其列,收

单位离家大约有个半小时的车程,每天,我都会卡着点上上班,一路狂奔,等到到达单位时,刚好最后一刻将自己的指纹摁在打卡机上。为此,我曾得意了好长时间。一天,同事问我,你每天都这样匆匆忙忙地,像赶火车一样赶来上班吗?你为何不能提前十几分钟出门呀。他呵呵笑着问我,你有没有注意到,在你每天必经的路上,有一个新建的小型花园?那里面的风景很不错哟。我一怔,真没看到。同事劝我,你哪天不妨早出一下家门,别光急着赶路,不妨将脚步放慢一点,也许生活会是另一番情景。仔细品味同事的话,还真值得玩味。事实上,每天,我们都像搭在弦上的箭,一副剑拔弩张的紧张神情,为生活疲于奔命。上班时,我们一路小跑,生怕没赶上打卡,被扣除奖金;下班时,我们又一

从我记事起,外婆就梳着一种叫“横S”的发髻,儿时的我曾对这种发型的端庄、高贵着迷,更对每天成就这款发型的繁复而一丝不苟的操作饶有兴味。阿巧阿婆是外婆的“梳头娘娘”,她早年丧夫,含辛茹苦把女儿养大成人,在常熟乡下嫁了人,解放初期就只身来到上海谋生,虽没念过书,但学会了给人梳头的手艺,于是就在这座城市住下了。包揽了附近10多户人家老太太的“梳头”活,一干就是那么多年。每天上午八九点钟,随着一声声“陈师母早啊!”,宽脸盘、白皮肤,身材肥硕的阿巧阿婆就出现在我家楼梯口。清清爽爽的中式蓝布衫,黑色宽

藏家或许也不在其中,不过以买卖为目的的收藏倒也可以讨论,赝品仿品源源不断,大概也是迎合了某种炒卖的市场吧,和器物之美其实干系不大的,倒和仿造技巧的高低有关(并不是说赝品就不会产生好东西,好的赝品其实也是一种艺术品,只不过不是某个年代之物罢了),想说的是这个世界真是充满了太多太多的器,或许还是以创意、艺术等等名义产生并生产着。

人是否需要超出太多需要的器?曾经也是器之爱好者,比如茶具碗盏,不同釉色工艺,不同造型款式,让人眼睛一亮的,总恨不得袖回家,其实并不为用,若以用论,一个人一个家庭能用得多少,不过是那一份拥有之渴望的满足,很多时候是给灰尘找居室,给空间找壅塞,且清洁整理费心费力。再比如衣物,一样的道理,不是没有穿,而是一份内在的不满足,或许换新鲜也是热爱生活的理由,只是外在的购买总不会有满足之时,可惜家居空间不会无限扩张。渐渐地,或许体能衰退越来越觉得收拾器物劳心劳力,真正体会到“物化”之“异

路争生,生怕错过最后一趟公交车——一年365天,我们从没停止过往前疾走的步伐。从那天起,我会提前一个小时从家里出发,弃车步行。我还专门去了同事说起的那个街心小花园,里面虽然全是一些假山假水的人工布置,但那一刻,我还是体会到了闹中取静的清心感觉。那次,我到达单位时,时间还有宽松,我给自己泡了杯茶,还抽空和同事开了一些无伤大雅的玩笑。我发觉,比起之前自己马不停蹄地奔来跑去,现在自己很“享受”这种慢生活。放缓你的脚步,偕一家老小在雨后的乡村漫步。拾一片叶子,在午后的阳光下品茶香醇。理理鬓发,在院中栽下一棵小树。这些都是琐碎中的美好。放缓你的脚步,适时驻足,生活才会更美好!

复始地用下去。阿巧阿婆总随身带着一罐刨花浆,一边用小刷子搅拌,一边嘀咕着这次的货多有韧劲、颜色多清等等。蓬乱干燥的头发被抹上刨花浆一经梳理,顿时变得乌黑闪亮。接着是用一根两厘米宽的缎带紧系在头顶到发根之间,意在固定发型,然后把头发扎成一束挽成优美的横S形状,恰到好处地按放到后脑下方。随即套上黑丝发叉,上下左右交叉固定好,才算妥帖。解下扎头缎带,抽去围颌布,一个光鲜、风致绰约的老夫人便映入眼帘。如遇到过年或家里来客人,发髻上还会添上一枚翡翠或珍珠的发钗,夏日里则常会插上一排茉莉

明月二三事

陈丹燕

钱先生九十五岁

给七七级本科生上课,我才做成钱先生的学生。那么多年过去,钱先生课上到底说了什么真的忘记了,但记得老师做人清爽仁慈,了解他对人的温柔与宽恕。不敢说学到老师的为人,但在我价值观形成中,有我老师对待世人的态度作标准,这是真的。钱先生喜爱漂亮东西,所以冬天香气凛冽的百合贴切。

钱先生早年因为一篇文学是入学的文章,经历酷烈批判,胃大出血。尔后沉默多年。九十五岁时出版全集,一生所作,不过四本书。他解释自己是散淡,无能,懒惰。我想是无意曲意逢迎一个酷烈时代的懒惰,是对无情裁剪自己性情的无能,和自甘放任而保自洁的散淡。庆生会上,大家拼命说他如何劳动模范,钱先生最后致辞:你们都说错了。嘿嘿,我老师真妙。

化”,也因此越来越自问是否需要太多的器?是否一定需要占有?比如嗜茶,是否就一定要十几把紫砂几十种茶盏?够用是否可以了呢。当然这些器物是文化,是艺术,不过其实如此拥有或许也更多炫耀占有之念。必须之外的“余情余意”确是生活之韵,然简单何尝不是生活之本。

最近有种“断舍离”的观念慢慢渗透人群,是日本杂物管理咨询师山下英子所述的理念,断即不买、不收取不需要的东西,舍

即处理掉堆放在家里没用的东西,离则为舍弃对物质的迷恋,让自己处于宽敞舒适自由自在的空间。不少人也开始尝试,首先从整理家居余物开始,却是发现并不容易,这样带着某种记忆,那件看着似乎还能用。当然,这个观念其实也不新鲜,“虚室有余闲”,陶渊明的诗句犹然在耳。只是在消费消费消费为主导理念的当下提出颇为切切。舍,从断开始;断的,其实还是内心的不足之感、拥有之念,或许也与成长过程中某种缺失感有关。那么明白自己的真实所需,了解自己和物质的关系,管理自己的欲念,才是断舍离的真正开始。

或许我们更需要一种不器的心念,好比庄子所云“不物于物”,才能了然那么多的器的渴念,那么多的被器重的期许,大多皆于对自我的过分之器。因为自我器重,所以看重外界评价之肯定,看重成为器的实现。当然,等级结构的人类社会本就预设了这样的自我预设评估,身处其中的人难以超脱,不过渐渐意识到至少还是可以做到的,至少对自己的本性和欲念有一个观照,乃或可获得活出真正自我的可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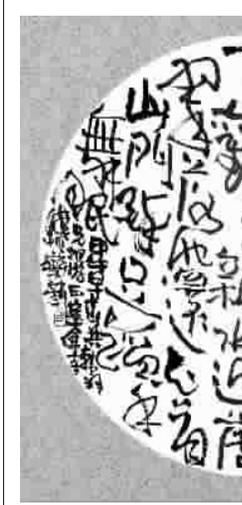
器,而能不器。

花,那个俊俏真是迷人啊。梳头那会儿如有小孩在场,阿巧阿婆总会说些疼爱孩子的甜言蜜语,还会往我们的小兜里塞上一把熏青豆,乐得我们像过节般的疯癫。随着“文革”的来临,老太太们纷纷剪去了头发,阿巧阿婆的主顾越来越少了。外婆因年事已高,就让阿巧阿婆梳完头留在我家帮助干些家务活,以弥补她“主营”收入的减少。这样她就更像我们的家庭一员,有时会在我家吃便饭,逢年过节外婆会支我去她家送些糕点、水果什么的。我上小学三年级后,原来由妈妈承担的代读、代写家信的事就落到了我身上。记得我能熟练地背出她女儿常熟乡下的地址,读信、写信时阿巧阿婆兴奋、遐想及无奈的表情还历历在目。

读汪曾祺先生谈吃的书,每次都能读出乐子来。我年轻的时候爱崇拜文章词句华丽的作家,对比自己总是自惭形秽,恨不能多背一些金篇名句,写字时可以信手拈来。我真是开悟很晚的人,活到中年以后才明白过来什么是好文章。其间,汪曾祺谈吃文字的平白、生动、幽默且博学给我带来好多启发。

汪曾祺有一次与冯骥才聊天谈起“文化小说”,冯说:“什么叫文化——吃东西也是文化。”汪老深以为为是,随即联想到中国的“咸菜文化”,天南地北古今中外洋酒酒一通侃,说的都是很具体的腌菜方法,印证了所言不虚。他最反对将“文化”两字搞得很玄乎,主张在小说里要表现的文化,“首先是现

在的,活着的,其次是昨天,消逝不久的。”汪老所写有关美食的文字,无不遵循这一原则。文人雅士大多爱吃。汪老说,有一次几个文人聚餐,规定每个人带菜到现场烹调,京城著名美食家王世襄姗姗来迟,进门时胳膊底下只夹了一捆京葱,屋内带鸡鸭鱼肉的人都面面相觑,等着看他笑话。谁料轮到王世襄上灶,没隔多久,端出一盆红彤彤香喷喷的焖葱,众人一尝之下都傻了。这盆焖葱就一种原料——京葱,然而经王老妙手烹调,酥软入味,甜香可口,每一丝葱都那么有味,食客们的筷子简直停不下来。



书自作诗一首 谢春彦
大佛大大大,正定势安然。三世去来客,九转前后天。观音亲水近,薄翠落池还。白首山门醉,足蹈手舞眠。甲午早春共韩兄初游正定大佛寺 浅草斋春彦

台湾宝岛多山地。境内有许多深谷名山。我早就听说过,那里有令人感觉缠绵的“合欢山”;有珠宝宝气的玉山;有苍翠欲滴的太平山……令人陶醉。但吟唱得最亮丽的名字则是阿里山。我们到了台湾,自然是要去阿里山了。我们在台湾中部城市嘉义住宿一晚,计划第二天登阿里山。导游半是玩笑半带认真地说:“阿里山虽美,但很危险,今天能否顺利登山,就要看你们的运气了。”我们运气好,到达阿里山下时,天空一片明净,这就是登山的好时光了。

阿里山常被误认为是一座孤独的山峰。其实它是由18座山峰组成的群山。阿里山的名字来源于一个勇士冒险之行。传说当年一个邵族青年阿里,冒险走进这座大山的林莽之中。山野莽莽,人们以为他会在山里饿死,但他却在山里获得了丰足的食物。于是,全族的猎手们就沿着阿里的足迹,踏遍青山找到丰富的食物,从此这个民族不再饥饿。人们使用这个开拓者阿里来命名这座美丽的群山。阿里山是宝山,是一片森林。它地处亚热带气候区,各种植物令人难于置信地旺盛生长。台风带来丰沛的雨水,所以阿里山下,桉树、龙眼、槟榔等热带植物遮天蔽日,山花烂漫。随着山势往上,便形成一片杉松柏松地带。人们把已经生长了三千多年的一种柏树称为“周公松”。传说这种“周公松”树龄很长,三千年不死,死后三千年不腐,就像戈壁滩上的“胡杨”一样。人们又称这树为“神树”。当年日本占领台湾时,为掠夺这“神树”而专门修了通往阿里山的“高山铁路”。这铁路至今犹存。登高望远是到阿里山一大乐事,也是一大幸事。阿里山的主峰叫塔山,海

焖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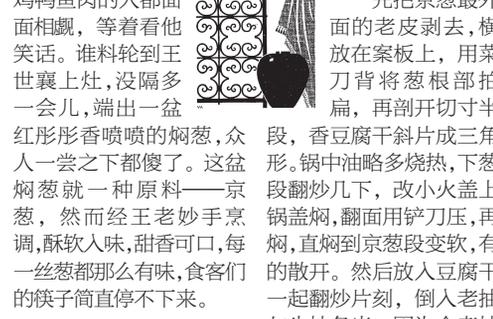
孔明珠

不知我那“美食家”爸爸当年是不是和王世襄混过,他也爱吃焖葱,超爱买那种很粗壮,根部以上一路白森森全是葱白的那种北方运过来的葱,有人叫它大葱,有人唤作京葱,我爸爸不知为何叫胡葱来着。我爸自己从不动手做菜,他坐书房里指挥,那样那样地口头传授一道京葱焖香干的菜,我十来岁就学会了。

先把京葱最外面的老皮剥去,横放在案板上,用菜刀背将根部拍扁,再剖开切寸半段,香豆再斜片成三角形。锅中油略多烧热,下葱段翻炒几下,改小火盖上锅盖焖,翻面用铲刀压,再焖,直焖到京葱段变软,有的散开。然后放入豆腐干一起翻炒片刻,倒入老抽与生抽各半,因为全老抽颜色太黑,放点生抽比较鲜,加一些白糖与干贝素、蘑菇精之类的。基本上不用放水,此时葱汁变稠,咸鲜味都渗透到葱内部,不管是葱皮还是葱叶都变得香浓美味,好吃极了。

我们南方人对小葱也就是俗称香葱、白米葱的也比较熟悉,家里菜烧到一半发现缺少了葱不成体统,吩咐家人快去菜市场买一把葱回来,家人那怕烹调白痴,也不会买回来一根大葱,一定是小的香葱。

小葱在菜市场还作为小奖品小贿赂专门送买菜多的顾客,家里的葱多到吃不完,会做一葱葱烤大排,葱烤河鲫鱼,那个小葱沾了鱼鲜与肉汁,葱味道比主料还好吃呢。



彩虹飞渡阿里山

缪俊杰

森林、云海和日出,被称为阿里山的三大景观,但不是每一个登山者都能遇上这样的好运。我们到达阿里山主峰已是中午。看日出已不可能,只好看森林中的各种花卉。导游说,如果能在登山时看见那满山遍野的樱花,是一种难得的艳遇。即使看不见樱花,能在高山之巅乘坐一次木质火车,在车上观花也是一次难得的机会。我们到达主峰的一个台地,导游自掏腰包为我们买了车票,说:“我请大家坐一次木质火车,亲身体验一下这个高山。”阿里山的木质火车的确很奇特。它由蒸汽机头牵引,整个车厢用原木做成,没有钢铁零件。我第一次在高山之巅乘火车,真是惬意啊!……阿里山坡都种植青绿的山茶,像一个个大茶园,一路还有很多茶叶店铺……香茗享誉大陆和世界。

阿里山啊,你是宝岛的象征。我在离开时,耳际仿佛又响起那歌声:“高山青,涧水蓝,阿里山的姑娘美如水,阿里山的少年壮如山。”在这歌声里,阿里山的山水成为与大陆相连的一种民族之情的代言。

在大别山区的姚河风景这边独好之地喝茶,明请看本栏。

